

• 赵瑜体育问题报告文学集 •

兵败 兵败 兵败

汉城

●赵瑜体育问题报告文学集●

兵败汉城

DE18/29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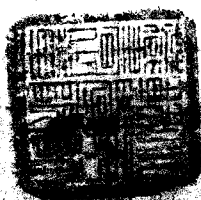


211604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60434

4E110311



责任编辑：晓 白

责任校对：李宗贤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 勤

兵败汉城

Bing Bai Hancheng

赵瑜体育问题报告文学集

本社编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2 插页 158 千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 000 册

ISBN 7·5004·0557·X/I·65 定价：2.20 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体育代表团汉城失利，举国愕然。报告文学家赵瑜以灼人的激情、翔实的材料写就《兵败汉城》，向人们如实报告了汉城奥运会上的诸多内幕及其对体育界各层人士的事后采访。此作连同轰动一时的《强国梦》，一并揭示了中国体育界在热烈表象背后隐潜着的种种重负和危殆，引人警醒，令人担忧，启人思索。

编 者 的 话

在新近涌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中，赵瑜是表现出了独自特点的一位。他把笔触伸入了人们最为关切而又不甚了了的体育界，站在人的合目的发展的角度审视体育现状，多角度地掘示它在热闹表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很令人警醒和深思。他的作品，叙述带有实证性，论说带有论辩性，有较强的居安思危的内在激情和不避锋芒的主体色彩，也因而引起一些争议。

《兵败汉城》和《强国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的诸多特点，也以触及问题的尖锐已经引起或正在引起人们的争议。我们把此两篇大型报告文学汇为一集，并附收了有关赵瑜报告文学的五篇评论性文章和作者的答记者问，意在使读者更集中、更深入地了解我国体育界的现状及潜在的危机，并由赵瑜的创作思考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反映当代现实的问题。

目 录

兵败汉城	1
一、我不能沉默	3
二、怨声载道	5
三、复苏中的体育新闻	9
四、她振振有词	13
五、电话采访李梦华	16
六、悲怆的人生	20
七、无边的压抑	26
八、记者营的斗争及毒药	31
九、奔突的地火	41
强国梦	53
——中国体育的误区	
引子	55
第一部 盛事?	58
畸形的体育迷	58
再泼一回凉水	63
从刘长春到“一条龙”	68
母与子	73
退役的人们	78
谁带有智慧的风采?	82
处在中间环节的中国教练	90

远离科学的人们	101
人才的滞流	105
第二部 超人?	111
爱的压抑	111
谷雨的奇遇	122
急剧弥散的病毒	133
公开的秘密	141
结束神话的时代	149
第三部 强龙?	156
艰难的“体育热”	156
哲学家好说深刻的话	165
“半拉人儿”趋势	169
民族的灾难	177
最后的叙述	181
我们有权参与	张石山 184
——奥运会后重谈《强国梦》	
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	刘 茵 188
——评赵瑜的《强国梦》	
文学的双峰跨越	洪清波整理 192
——《强国梦》讨论会纪要	
站在隆起大山上的赵瑜	李炳银 204
——赵瑜报告文学漫评	
赵瑜剪影	苏晓康 210
答《体育博览》记者问	赵 瑜 217

兵 敗 汉 城

一、我不能沉默

九、十月间在太原驻扎，做一名忠诚的体育观众。时逢中国奥运军团在汉城输的让人难以置信，三晋哗然，举国哗然。

细细看罢装有升降机的高塔式豪华型奥运火炬终于熄灭，我关掉电视。面对疲惫的银屏沉默了两天，推出一批空酒瓶。

赛事果然残酷——

本次即二十四届汉城奥运大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除在游泳、赛艇等项上有所进取、在跳水上尚有优势外，其余期望值甚高的项目均纷纷败北——

世界冠军队中国女排，享有“五连冠”殊荣，国人深寄厚望，但在输给秘鲁之后，又以 0：3 的悬殊比分惨败于苏联，并在第一局创造了 0：15 的最低纪录，第二局得 9 分，第三局仅得 2 分，可谓彻底失败；“体操王子”李宁，上届奥运会轻取三面金牌，本次竟排在五十名之外，失误连连惨不忍睹；曾在上届为中国人实现“零的突破”的神枪手许海峰，这次只争得了第二十八名的座次；神箭马湘君，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冠军，而在汉城却名列第二十一；上届冠军女剑客栾菊杰，本次亦被摒于决赛之外；前不久曾破世界纪录的大力士何灼强，更愧对江东父老，败走“麦城”；朱建华在本届

奥运中连及格赛都没有通过；全球第一乒乓强国派遣的三员大将江加良、陈龙灿和许增才，在单打预赛中即被扫地出门，连半决赛的边儿也未沾，为中国乒乓球史上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惨败……

绝大多数国人所希冀的十块左右金牌成为泡影，仅获五枚，距上届十五块金牌数相去甚远。所幸本次大赛天赐良机，乒乓球被列入正式项目，中国尚得男双女单两块金牌，否则，中国奥运军团只有三块而已。

奖牌座次由上届第四位跌至第十一位。

报纸来了，人们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想起了〈强国梦〉》、《奥运会后重读〈强国梦〉》，并有南方北方的报纸开始重新连载。此事与我有关，便读的较细。发现大家同时使用了“不幸而言中”、“把《强国梦》从废纸篓里捡回来”这类的话。我知道这都是冲着国家体委去的。山西作家又相谈应该向健力宝集团建议，把剩下的那么多无用的黄金易拉罐，奖给赵瑜一个，二十二减去五，尚余十七，留着干嘛？

我沉默着，天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少读者朋友力劝我一不做二不休，再去采写一番汉城翻船的风云故事，又有刊物急电相邀。

我沉默着，心中苦辣酸甜。

圈儿内的朋友则劝我不可再写，作续篇从来没有讨好的，沉住气，理儿全是咱的。

我沉默着。

我忽然发现，更多的同胞也沉默着，原先积极评说者也渐渐沉默了。

中国人太容易健忘，好了疮疤忘了疼，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不曾好好反思。我们一次又一次放

弃反思的机会，我们绝少在理性的旗帜下一边反思一边奋起。老人家教导了那么多年，大伙到底也没有学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乃至落到连“球籍”都出现危机的地步。“事情都过去啦，一切向前看吧！”

谁不熟悉这样的语言？

鲁迅却说，费厄泼赖要缓行。

早晨，我登上列车开赴北京。回首三晋大地，苍茫一片，污染着实严重。遥想去年炎夏，也是这样心境，一个人开始调查，将悲怆寂苦从这里带走，再注入天坛之下那体育一条街的砖缝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没这份儿决心，甭想打开体育界针水不入的大门。

汽笛长鸣，载我北上。沉默良久，扑哧又笑，心说这二年算是跟体育界干上了。

那笑里自有许多苦涩的成分，看咱干的这文学，眼看着快成了社会学、公路学、矿业学、体育学，实在悲哀得可以。

中国的文人，都跟扛大件似的，肩膀头上太沉，太沉。

二、怨声载道

一路上，旅人们凡提起奥运会上中国人的表现，或怨骂不断，或唉声叹气，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名符其实的“怨声载道”。我想起小说家张石山几天前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有权参与》的文章，他是这样说的：

“炎黄子孙谁个不渴盼民族的振兴，哪怕仅仅是在全民输血重点保障的体育战线上的大获全胜？……十亿人口大国，区区五枚金牌！人民有权参与，人人都有疑问的权利、议论的权利，不许公开议论，转入地下议论；不许地下议论，心中也要思索发问。我们的奥运战略是以全民体育的极度落后作为惨重代价的，人民牺牲了健康、付出了血汗，人民有权关注、有权质问、有权参与。街谈巷议汇作一声喝问：你们怎么搞的！”

列车轰然前行，冲出娘子关，奔驰在河北省的大平原上，望着收割之后秋天的原野，再回头看一看车厢里的各色人等，我感动了，他们，哪个不是国家的纳税人？中国每年用于体育的投资高达十亿人民币，有多少返还到他们身上用于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呢？据国家体委群体司透露，1987年，中国用于群众体育含学校体育的经费，连一千万都不到。而奥运会四年一个周期，每年耗资十亿，四年就是四十个亿，我们用四十个亿搞回了五块金牌，一块金牌八个亿！

我们的祖国还很落后，我们尚有那么多兄弟姐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更有无数的企业家等着一笔钱给危机中的工厂以救火般的拯救，四十个亿，能办多少事情啊！

纳税人！纳税人！这仨字儿震响在我的耳畔，盖过了呼啸的风声，压过了轰鸣的列车声。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模样的旅客正在拍打着报纸大发议论。我接过来相看，发现是法新社十月二日发自汉城的奥运述评。述评说：中国每年投入2.6亿美元用于体育计划的实现，而南朝鲜政府为迎战奥运会每年在运动员身上的投资为1.1亿美元，日本人用于体育的预算每年仅仅1千万美元，

他们获得了四块金牌。南朝鲜的金牌数已是众所周知——十二块，雄居世界体育强国苏联、东德和美国之后的第四位，震动了国际体坛。法新社认为，“南朝鲜人的钱花得值”，我更认为日本人的效益高。咱们的效益在全世界是不是最低的？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同版，又有路透社的消息说，身为印度体育官员的库马尔认为：“当前在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应是让穷人吃饱饭，而不是建立一个产生世界冠军的机制，印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证，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二个人口大国本次奥运会没有获得一块奖牌。”

我分不清库马尔是为他们未得奖牌寻找借口呢，还是真的具有实事求是精神。但是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话的确使我怦然心动。如果他的话代表着印度政府的真实意见，那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就会想到：我们可比印度富到哪儿去啦？舍得花四十个亿去争五块牌牌？

那位旅客还在大发宏论，看样子要比我激进许多。仿佛他企图发动一场规模不亚于学潮的群众性的全国范围的抵制金牌运动。平原的阳光穿过车窗斜射在他那眼镜片上烁烁生辉。他的反问式讲话在我耳畔久久不能散去：“中国体育到底是为谁服务的？你们说……”

在餐车口，拥挤着十多个少先队员，听口音他们是石家庄一带的小学生。尽管他们绝不是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但我依然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茁壮成长”的迹象。这使我想起了那位旅客提出的体育服务对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虽然曾在《强国梦》中做了较详尽的阐述，而在这届奥运会之后，在这群孩子面前，依然促使我反复地思索。

1987年间，国家教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

委、国家科委以及卫生部和财政部，对中国青少年的体质状况做了一次周密细致的联合调查，其中有十二岁那一组的结果我记得很清。我记得中国男孩儿和女孩儿在十二岁的时候，其身高比日本同龄孩子分别低 7.2 公分和 5.75 公分；胸围比人家分别小 5.62 公分和 6.89 公分，这两组数字是令人震惊的。而更可怕的是体重，中国男孩儿比日本男孩儿的体重轻几乎 9 公斤，女孩儿也是这样。试想想，十二岁的孩子，人家比咱平均要重近二十斤肉啊！

我们是比日本人在奥运会上多了一块金牌，可这块牌子重呢，还是每一个中国儿童长二十斤肉重？

再说日本孩子也绝不是胖得跑不动。这项调查还告诉我们，中国十岁到二十二岁的小男子汉，与日本同龄人相比，50 米跑的速度，平均比人家慢 0.45 秒，女孩子比人家慢 0.62 秒。

这只是联合调查当中比较容易记忆的几个数字。调查报告最后郑重指出，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比起 1979 年那次联合调查的结果，更有恶化的趋势！

我不禁要问，孩子们如此瘦弱，你把钱集中花在奥运战略上，不惜血本闹回金牌来，给谁看？

我还想问，国家体委的职能，到底是领导全民族扎扎实实开展好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呢，还是单搞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必须问，既然国家体委参加了那次联合调查，是知道调查结果的，那么又拿出了哪些改革的方案和措施？落实情况如何？

三、复苏中的体育新闻

随着滚滚的人流，我走过漫长的通道，走过出站口。驻步在灯火阑珊的北京街头。

北京，还那样儿。

头件事儿就是买报纸，各种报纸全拿来。我发现一则小而又小的短讯，却极有意义，说的是由中国体育报和美国柯达公司联合举办的“奥运金牌夺多少？”竞猜活动，在京揭晓。在这次活动中共收回了约 20 万张选票，可惜其中的有效票即填写五块以下者，只有 1536 张，这个数字在 20 万张选票中那是太少太少了，竟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投票人失误！这个数字说明了一时说不清的很多含意。

失误不就是失望么？厚望后的失望不就是失落么？失望并失落的人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算不算失去人心？

这算读报的一点儿收获。另外注意到奥运会期间中国各报的记者在紧锣密鼓的连续报道中，还是有插空反思的上佳表现。例如《中国青年报》毕熙东，中国新闻社苏祥新，《光明日报》夏浩然，《科技日报》韩虹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今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南方日报》等中国著名报纸，都在公正报道的同时不断闪烁出思考的火花，与过去多年来把体育竞赛抬高至病态的情况相比，与过去几年间将运动员教练员加以神化的盲目相比，无疑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说不定从 24 届奥运会的报道往后，中国的体育新闻在不知不觉当中将踏上一条忠于新闻本质的新

生的道路。

例如《科技日报》记者韩虹从汉城发回来的专电这样写道：

昨天晚上，曾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以0：3输给了苏联队，给自己世界冠军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它告诉一向狂热崇拜女排，树女排为英模的人们：中国女排已从“世界”走回了“亚洲”……。（因为我并不曾置身汉城，所以我们正可借助此类报道回顾一下赛场景象）——昨天的整场比赛不到一小时便速战速决了。特地从台湾、香港赶来助阵的同胞啦啦队，为了给中国女排加油使尽了全身的解数，把全场观众都动员起来了。然而结果真令他们失望。赛后，有位华侨对记者说：“今天奥运会会有两大新闻，一个是约翰逊被没收金牌，一个是曾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失常。如果说约翰逊是吃了兴奋剂，那中国女排就是吃了安眠药！”

中国女排自开赛以来就一反过去自信心足、拼劲足的常态，从第一场起就感到她们身上仿佛有着很大的压力。让她们谈谈压力从何而来吧，她们又讲不明确。有的说想保住冠军怕别人冲击，有的又讲是因为心里没底，那么，真正的压力在哪里？

对不起，该讲点真话了。

自从女排三连冠之后，女排就不再是一支排球队，而变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英模。奥林匹克“摒弃一切政治因素”的精神被她们超越了，“女排精神”挂在嘴上成了一句句“鼓舞亿万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政治口号，因此女排成了政治工具。这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了中国大地上最圣洁的天使，成了祖国的骄傲、民族兴旺的标志。

韩虹继续写道：这些，对于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女排队